



海豚书馆

叶灵凤

霜红室随笔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060

霜红室随笔

叶灵凤 著

陈子善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霜红室随笔 / 叶灵凤著 ; 陈子善编. —北京 : 海豚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110-0964-7

I. ①霜… II. ①叶… III. ②陈…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54226号

书 名 : 霜红室随笔
作 者 : 叶灵凤
编 者 : 陈子善

责任编辑 : 王 玮 郝付云
整体设计 : 郑在勇
封面设计 : 周夏萍
美术编辑 : 吴光前

总发行人 : 俞晓群

出 版 :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 : 100037
电 话 : 010 - 68997480 (销售)
010 - 68998879 (总编室)
传 真 : 010 - 68998879
印 刷 :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32开 (787毫米 × 1092毫米)
印 张 : 5
字 数 : 66千
版 次 :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110-0964-7
定 价 :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豚书馆”缘起

沈昌文

俞晓群、陆灏和我，在将近二十年前就有过一次“三结义”。那时，我刚要“退居二线”，但是贼心不死，还想做事。更主要的，是多年的出版工作让我结识许多名流，都是做文化的好资源。原单位的新领导不会不让我再做点小事，但是，我知道，老一辈的领导是不希望我再做什么事的，我的愿望会让新领导他们很为难。谁让我在过去一些年里那么不会伺候老人家呢！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三结义”了。

完全没有想到，封建社会里的自由结义形式竟然胜过我多年习惯的领导任命方式。我们的“三结义”居然越搞越热火。没有多少年，做出来的东西，无论质与量，都让我惊喜不已。举例来说，先是《万象》杂志；接着是《新世纪万有文库》，几百本；后面来一个《书趣文丛》，六十来本……这些成绩，都是我过去不能想象的。自然，这些书的问世，还得感谢许多参与其事的其他同事和朋友，恕我不一一列举了。

那时“三结义”的“桃园”在沈阳的“辽教”。以后时过境迁，我们的刘备——俞晓群——迁出沈阳，于是，现在再次“三结义”，改在北京的“海豚”了。

出版社而名“海豚”，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但我知道海豚爱天使的故事——“天使想给海豚一个吻，可是海太深了。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可是天太高了……”“‘天使，我如何才能得到你爱的馈赠……’海豚痛苦地低鸣。”

现在，解决海豚痛苦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

来自黄浦江边的著名渔人——陆灏。陆灏结识天下那么多能写善译的天使，他们会一一给海豚以深爱，以宏文，让海豚名副其实地成为一条出版江河中生活得最顽强的鱼——俞晓群领导下的出版大鱼。

我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乐见俞晓群、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我高兴自己现在也还是“三结义”中的一员，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我今年七十九岁，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话话前尘。以后，可能连这也不行了。但是无碍，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还是相信：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俞、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多为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

二〇一〇年五月

出版说明

陈子善

谁是叶灵凤（一九〇五至一九七五）？这个问题如在三十年前提出，知道其人其文的实在屈指可数。但是，自从罗孚先生主编的三大卷《读书随笔》^[1]问世以后，书话家叶灵凤的大名就在内地读书界不胫而走。而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的深入，作为“创造社小伙计”、具有个人风格的小说家和散文家的叶灵凤的文学史地位，也逐渐得到了确立。时至今日，叶灵凤早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

然而，综观叶灵凤多采多姿的文学生涯，其实还有一段虽已不是空白却仍存在盲点的时期，那就是抗战胜利以后定居香港的叶灵凤。我这样写，

不是说叶灵凤这一时期的政治态度，那是十分明确的，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次回国观光，并且参加国庆观礼，就已说明了一切。我是指他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还有许多作品不为研究者所知晓。

一九四九年以后生活在香港的内地作家，就数叶灵凤和曹聚仁、徐訏三位笔耕最勤，成果最多。何况叶灵凤涉及领域特别广泛，除了早已为人称道的书话创作，还包括了香港史、香港风物志、中外性学等等。他还继续写小说，如以陆游爱情悲剧为题材的短篇历史小说《钗头凤》^[2]和本书所收的《〈湿发记〉残稿》中提到的拟写的另一篇历史小说《湿发记》。

叶灵凤当时不但长期主编《星岛日报·星座》，而且为香港《新晚报》、《文汇报》等多种报刊杂志撰写专栏，最有名的专栏是“霜红室随笔”。这些专栏文字数量惊人，书话部分在其生前已編集出版了《文艺随笔》、《北窗读书录》、《晚晴杂记》（部分）等，身后又出版了他人編集的《读书随笔》（三卷本）、《叶灵凤书话》、《叶灵凤随笔合集》（部分）等；

香港部分，也已出版了《香港的失落》、《香岛沧桑录》、《香海浮沉录》和《花木虫鱼丛谈》等。除此之外，仍有相当部分至今未能得到系统的搜集和整理，这当然是叶灵凤研究上的一个严重缺失。

值得庆幸的是，叶灵凤这些未能编集的专栏文字中，已有一小部分选入与他人的合集《新雨集》、《新绿集》、《红豆集》、《海天集》和《南星集》中^[3]。按照叶灵凤的说法，这种多人的“散文合集，是近年新流行的一种单行本形式……合集的好处是可以使读者用一本书的代价读到较多几个作者的文字，这比刊物又有点不同。因为是经过整理的，比较有系统。若是用菜式来比拟这‘精神食粮’的话，合集就是有点像是‘拼盘’了。”^[4]进入这“拼盘”的叶灵凤那些篇章无疑也是经过他自己从专栏文字中筛选整理的“佳肴”。因此，我就以此为基础，编选了这本拾遗补阙性质的《霜红室随笔》，目的是让读者再次领略叶灵凤随笔小品的艺术魅力，进而更全面地认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学。

本书中的《文艺行脚》很值得注意。这组文字写叶灵凤一九五七年九十月间到访北京的所见所闻，沈从文陪同观赏湖南民间工艺美术展览会预展、阿英陪同逛琉璃厂、徐迟陪同参观全国文联大楼看到揭批丁玲、冯雪峰的大字报，等等，以较为客观谨慎的笔触写出了—个香港文化人在一九五七年这个特定的年份里对内地文艺界状况的片断观察和感受，为那个时代留下了难得的一鳞半爪。而《天末怀人》，《静安寺的雪泥鸿爪》诸篇则充满了浓厚的怀旧情绪，是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坛的可贵回忆。

叶灵凤素以“杂览”著称，因此，本书中更多篇章中外古今，无所不谈，文学、艺术、民俗、风土……谈必晓畅有趣，自有见地。从永乐宫壁画到昭陵六骏，从中国历代碑刻拓本到柬埔寨吴哥窟浮雕拓片，从郑成功胡须之有无到洪秀全画像之真伪，从马可孛罗笔下的卢沟桥到欧洲十八世纪“台湾志书”的骗局，叶灵凤均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哪怕写普通的山楂和红枣，叶灵凤也是别出机杼，

旁征博引之余，又使人感到温馨亲切。

如果有研究者读了这本小书，对叶灵凤香港时期丰富多样的随笔小品产生进一步的兴趣，则予愿足矣。

本书的编选得到了赵国忠兄、赵龙江兄的鼎力帮助，谨此深致谢忱。

还须说明的是，书中译名和“的得地”等均保留原貌，不作更动。作者的个别笔误，则加编注说明。

注释：

[1]叶灵凤：《读书随笔》，三卷本，北京：三联书店，一九八八年一月初版。

[2]叶灵凤：《钗头凤》，香港：《文艺世纪》，一九五九年十月第二十九期。

[3]《新雨集》，一九六一年三月香港上海书局初版；《新绿集》，一九六一年九月香港新绿出版社初版；《红豆集》，一九六二年三月香港新绿出版社初版；《南星集》，一九六二年十二月香港上海书局初版；《海天集》，一九六三年八月香港三育

图书文具公司初版。

[4]叶灵凤：《自题〈红豆集〉》，香港：《新晚报》，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转引自小思选编：《叶灵凤书话》，北京：北京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一月初版，第一一〇页。

目 录

- 文艺行脚 (1)
- 静安寺的雪泥鸿爪 (16)
- 天末怀人 (22)
- 聂耳和他的耳朵 (33)
- 有同狱之雅的柯仲平 (36)
- 《湿发记》的残稿 (41)
- 永乐宫壁画的画家题名 (45)
- 记唐代雕刻艺术杰作昭陵六骏 (50)
- 拓本——我国独有的艺术品 (58)
- 石刻画像趣味 (61)
- 元祐党籍碑的刻工故事 (64)
- 吾哥窟浮雕拓片和中国的拓印技术 (67)
- 再谈剑侠画家周玘 (70)
- 郑成功的胡须小考证 (76)
- 张冠李戴的洪秀全画像 (79)
- 从陈三谈到磨镜 (82)
- 佛经与鸦片 (90)
- 《打面缸》故事的源流 (93)

吾哥窟的发现与《真腊风土记》(96)

马可孛罗笔下的卢沟桥(100)

欧洲十八世纪“台湾志书”的大骗局(103)

蝙蝠(114)

克拉克,《裸体》,及其他(119)

高克多与法兰西学士院(122)

幽默古今(125)

《夷氛闻记》的版本谈(128)

山楂的风味(134)

说枣(137)

文艺行脚

湘西民间工艺美术

一到北京，我就赶上看了一个令我十分喜欢的美术展览会：湖南省民间工艺美术展览会。

当然，湖南的湘绣和醴陵瓷器，是驰名全国的工艺美术品，但这个展览会的展览重心却不是放在这上面，而是着重介绍湘西山地兄弟民族的日用手工艺品，如用彩色棉纱线编织的被面、花边、花带、彩色桃花的袖口和裤脚花边，还有蓝白的印花布。这些都是湖南土族、苗族、侗族、瑶族和汉族妇女们的业余制作。除了蓝印花布以外，那些被

单、床单、花带等等，都是自用品或用来馈赠亲友的，都不是在市上可以买得到的商品。这些展览品的来源，除了一部分是湖南省博物馆的收藏品外，有许多都是由负责征集的人亲自到人家去商借的，有几幅色彩和图案编织得非常美丽的被面，据说还是由物主当场从床上揭下来相借的，所以平时很难有机会看到这些被埋没了的民间工艺美术品，因此非常可贵。

这个展览会是在中国美术家协会新建的大楼里举行的，我去的时候还是预展，是由郁风陪我去的。我在会场上见到了王琦、张光宇和黄永玉。还见到了沈从文。他自己就是湘西人，近年又一向喜欢研究民间工艺美术，对于家乡的这些艺术品自然非常爱好，因此他正是这次展览会的热心支持者之一。他陪着我一面叙旧，一面又如数家珍的将有些展览品的特色、风格和生产情况介绍给我听，我看出他站在这些艺术品的面前是如何的陶醉和喜悦。

有几幅被单和织花的彩带，图案的恢奇复杂，色彩的鲜艳和大胆的强烈对照，运用鸟兽形象构成

图案的巧妙，使我仿佛一时见到了波斯的古毡毯，古代墨西哥玛耶人的雕刻建筑图案，以及现代毕加索、保尔克利等人画面上的那种丰富色彩。若不是已经说明这是我们自己兄弟民族的作品，我真会认为都是外来的东西。

但是细看一下，那些狮虎、凤凰、猴马，以及一般家禽植物图案的采用，又无一不是山地民间传说和日常生活接近的东西，而花纹的排列和变化的韵律，又分明与我们古代商周铜器艺术一脉相通，可见这是渊源有自的。我一时惊诧它们类似外国作品，不过是我自己的少见多怪而已。

琉璃厂的新作风

十月四日参加了全国文联招待的午餐会之后，从丰泽园饭庄散出来，看看距离下午另一个约会的时间还有三小时，我就决定趁这机会实现向往已久的一个愿望：去逛一逛琉璃厂。做我临时向导的是阿英。

去是去了，可是这愿望只能说是实现了百分之